

◎生活拼盘



梅子红了

那日经过市场,天正下着毛毛雨,不远处我见一个农人正蹲在一角,他的面前摆放着装满杨梅的篮子。那梅子有红的,有乌红的,格外好看,只是那一看,不由得让人想起那酸酸的滋味,我的嘴角便动了起来。

蹲下身子问他杨梅怎么卖?他说自家树上结的果子,比水果摊上的便宜,你如果喜欢就挑一点回去尝尝吧。

轻轻地拿起一个放在嘴里,只是那么一抿,汁水便流了出来。味道不算酸,泛着些许的甜,这味就是我喜欢的那种。挑选了一袋子,他笑着说:“如果喜欢吃,下回还来找我,我就在这市场里卖,如果你找不到我,就那对面的面馆,我一般中午会在那吃点东西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,仿佛将我当成了朋友,担心我找不到他,竟将他的行踪都告诉了我。那天在聊天中得知,每天他都会摘些新鲜的杨梅来城里卖,由于没有固定的摊位,他时常会拎着篮子边走边卖,市场里的一位好心人,见他跑得辛苦,便在自己摊位不远处,给他腾一块空地,让他在那卖。

他笑着对我说:“这世上还是好人多,不过也有些城里人喜欢欺负乡下人,我一位老乡也趁着时节卖些水果,想贴补一下家用,没想到却被人给打了,现在还躺在家里休息呢。”他说这些的时候,脸上充满着忧伤,而我也为那位农人感到难过。

与他道别,我便走出了市场,回到家中,我将杨梅洗净递给了女儿。女儿吃了一口说:“妈妈,这梅子真好吃,下回你多买一点回来。”那盘梅子不一会儿便被我们都吃完了,只等着得空再去市场上买点。

当我再一次来到市场时,竟寻不见他了,问旁边摊位的老板,对方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,说没有见过卖梅子的。见我站那不动,另一位大婶说:“他哪知道啊,他是帮他亲戚守摊的,你是说那个卖梅子的,这几天一直没来,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你不行过几天再来吧。”

离开市场的时候,天又下起了雨,与我那天买梅子时的情形一样。只是卖梅人却不见了,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来?我想这尘世间的缘分就是这么的奇怪,明明只是一个不相干的人,可他

却拿我当朋友一般,如今寻不见他了,却让我格外地惦念。我想来年的夏天,也许他还会在市场上卖梅子,到时说不定便能找到他了。

文/朱凌

◎非常记忆

杨湾古渡

杨六爷在杨湾古渡撑船有些年头了。

这条通江的古河,顺着大青山在杨湾拐个弧线。最早时候,杨湾是座沙洲,洲上荒无人烟,是鸟的栖息地。杨家先人躲战火,漂到沙洲,便就生根了。后来洲外有嫁到洲上的,杨湾村人丁兴旺起来。

沙洲沿岸野生着蓼花,紫色一片。花中有古渡,一级级青石阶下到泊岸边,六爷渡船承载着一年四季洲上村民来往。

六爷渡船有年头了。往年份里说,六爷祖上来到沙洲便做起摆渡行当。这一晃都快两百年了。解放后,村里收了船,六爷每月有着固定补贴。

说起解放前,六爷的老爹曾星夜渡船入路军偷袭了鬼子据点,还上了地方革命书册,成为杨湾村的骄傲。前年,省电视台还专门来杨湾村,采访过六爷,讲述老爹当年夜渡经过。

杨湾村老少都坐六爷的摆渡船。起早,村子挑着蔬菜担子赶着洲口的早市,村支书摆渡对岸忙着赶到镇上开会,还有洲上串亲戚的,回娘家的等等。村里人一上船都喜欢喊着六爷,六爷很乐呵。六爷最喜欢摆渡村里的娃们,一群叽叽喳喳的,小鸟似的聚在船上。六爷悠悠地划着,打量着娃们,心里特喜欢。下了船,娃们一起挥手,喊着“六爷,再见!”六爷打心里高兴!

六爷早年也成过亲,亲自划船到上游村子娶得六婶。六爷年轻那会,渡口忙时,六婶提着蓝花中小竹篮,里面放着菜饭,还有一盅酒,看着六爷吃过喝完,陪着六爷聊上几句,离开时总要丢下关心的话。可是有一年,六婶觉得身体不舒服,暗自撑着。五爷忙着渡口也没察觉。等严重赶到县医院,不几日,六婶便走了。从那时起,村人发现六爷闲时便喝上几杯,醉了,就躺在船里,有时还亮嗓子唱上几句,六婶曾经爱听的地方戏。村里人听见有时也替六爷暗自落泪。

更多时候,六爷是开朗的。尤其是村里嫁娶,洲上习俗,船头红花,船中站着盖有帕头的新娘,媒娘搀扶着。船到对岸,新娘脚不着地,新郎背着上台阶,将新娘送到车里,两岸迎亲送亲一起放了鞭炮,这才起身。新郎家要送烟酒喜糖到船上,对六爷表示感谢。六爷乐呵呵,这些娃们从上学开始一直到成家,都是一篇篇划

过来的,六爷看着他们长大。

许多娃长大立事了,有的在外发展不错,赶着节日回来看父母。一上船看见六爷都格外亲,除了给他们父母,给六爷也备份礼品。六爷常说,在大城市不容易,什么都贵,还要置家买房娶媳妇,六爷推辞。推着最后,留下瓶酒。都知道六爷喜欢喝酒。

这天,村子里来了一群勘探队,还有镇上县里领导。来回摆渡后,六爷才知道,原来县里要准备在杨湾村下游建一座大桥,连通着沙洲。县里那戴眼镜的领导问起六爷,六爷说好事啊!这样车子可以直接开进沙洲了。

这一年多时间,大桥紧锣密鼓建设。六爷每次摆渡着习惯多看一眼。大桥竣工那天,杨湾村人都一起跑上大桥,村里娃把车开到家门口。杨湾村那天比过节还热闹。六爷也上了桥,他眺望着村口自己的渡船,孤单单的,从没有过的清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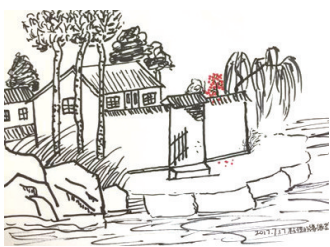
从这一天起,几乎没人再渡船。六爷忽然闲下来,他依旧早来到古渡口,等待有人摆渡。船停了一天又一天,六爷躺在船里,听着船边哗哗流水,看着天上瓦蓝的天。六爷想起六婶,停在那年的六婶永远年轻漂亮,六爷却老了。六爷喝酒,伤心就醉了。醒来又会想起六婶。于是,他又喝醉。

有一天,村人忽然发现大桥桥墩下,漂着六爷的船。六爷正睡着呢,可怎么也喊不醒。

出殡那天,杨湾村人都出来了,还有在外的娃许多赶回来。送杨六爷的队伍排得很长,村里人准备过桥。不知谁家娃哭着吼了一嗓子:“我六爷要过渡口!”队伍突然停下来。

那天,杨家古渡特别忙,渡船来来回回,把一个村子人摆渡到对岸。在对岸青石渡口下,村子人把六爷葬在古河岸边。那条船也凿沉在渡口边。杨湾村人说,杨六爷这辈子无根,船也无根。

◎风物城迹



缘缘堂的窗

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向北流经崇德,再向北流至古镇石门湾时,来了一个120度的大转弯,折向东流去,转弯处有一小桥,桥头有一栋坐北朝南,白墙黑瓦的小院落,这就是缘缘堂,是丰子恺先生位于桐乡石门镇的故居。

相较于游人如织的乌镇茅盾故居,这儿极为安静。游

客来桐乡,大多直奔乌镇而去,对于矛盾的同乡文化名人丰子恺的故居所在的石门镇,知者甚少,更难得有人特意寻访至此。但这样的清静,却实在是真正喜欢丰子恺的人的福音,在这个清静雅致的小院里徘徊,恍惚间,时光回转,似看到先生那清瘦的身影,正从堂前缓缓踱出。

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缘缘堂,其实是30多年前在原址按原貌重建的,1938年1月,缘缘堂被侵华日军付之一炬,只有进门院墙处镶在玻璃框内的两扇布满弹孔,乌漆墨黑的焦门,是老缘缘堂唯一的遗存,如今沉默地立在墙角,看尽世间近百年的沧桑变化。

所幸丰家孩子对这座小院印象深刻,手绘了小院的复原图,旧址复建的缘缘堂颇具老宅神韵,白墙黑瓦,沉静素朴。一进院门,就和一墙绿意盎然的爬山虎撞了个满怀,我每次来缘缘堂时,多是夏初,正是绿肥红瘦的时节,爬山虎的叶子碧绿浓郁,生机勃勃,鼓胀得如一张张帆。院墙角则栽了几棵芭蕉树,高大粗壮,中间那棵弯出一枝肥硕的芭蕉花来,那弯出的弧度恰到好处,花瓣已凋落了大半,活脱似一盏古铜质地的旧式样路灯。

厅堂据说是按照老屋的摆设复原的,八仙桌、太师椅,齐整有序,典型江南老宅的样式,穿过厅堂上得楼梯,楼梯低矮陡峭。上去后却是豁然开朗,以楼梯为界,南北各有三个房间,朝南方向从左至右分别是丰子恺夫妇的卧房、先生的画室兼书房、女儿的卧房。

进得门内,顿时吃了一惊,满目的青翠扑面而来,把原本朴素黯淡的房间映衬得明媚生动,那猝不及防的绿色,让人惊喜得几乎要叫出声来。与一般老宅的逼仄昏暗不同的是,缘缘堂里每个房间的采光都极好,轩朗明亮。一面墙的上半部,全做成了窗,且不是以前常见的中式木格纹的窗子,而是镶着大块玻璃的简洁木窗,这应该是画家特别注意采光的原因。记得林凤眠先生位于杭州玉泉附近的故居,二楼画室的窗子,也是特别宽大,林先生的故居是法式宅院,缘缘堂则是纯中式风格,但画家对于光线的追求,是一致的。

先生书房的陈设极为简朴,窗前放着一张斑驳的大书桌,一把捆扎修补过的藤椅,我想先生应该就是在这张桌子上画画、读书、写作的。试着在书桌前小心坐下,书房的窗子正对着院墙,目及之处,皆是风景,密密匝匝的爬山虎、疏朗高大的芭蕉树,还有缠绕着芭蕉树攀援而上的牵牛花,这些景致镶嵌在一块块窗格中,构成了一幅幅绝美的画作。

看着这空无字画的四壁,忍不住感叹,室内何需挂画,窗外的风景就是最美的画作!

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的风景,忽然对我说:“妈咪,怪不得丰子恺先生能画出这么有趣的画来,他直接对着窗外写生就好了。”

是啊,缘缘堂的窗,春尽夏至,秋去冬来,季节交替,风景变幻,一树一鸟,一叶一花……

落笔,皆是美好。文/王秋女

◎昨日重现

儿时早市

我对于早市最早的印象,是三两岁时。工作日里父母早早上班,便留下我、大姨和姥姥,去慢慢享受一个完整的清晨。每日叫醒我的都是一街之隔的早市,嘈杂的叫卖和讨价还价的声音,现在回忆起来却是无比亲切。

清晨八点钟,吃完早饭便是逛早市的时间。那时候大姨会挎上她的小零钱包,一只手里攥着袋子,另一手牵着幼小的我,我握着姥姥的手。我们三个人溜溜达达拐过街角便到早市了。

我们三人在各个菜摊往来挑拣。大姨总念叨着货比三家,然后掂量着那些沾着露珠的菜。水灵灵的蔬菜总是显得格外可人,我看看那些蔬菜瓜果,叫着要这个要那个。蔬菜选购完后开始挑选水果了。

日头在逛早市的闲闲时光里渐渐升高,阳光照耀下的果子五颜六色,散发出成熟甜腻的香气。我最爱的是这边抓起一个小芭蕉,那边掀起一串小葡萄,拼凑成一袋子水果,大姨便一边唠叨我的随性一边付钱。

偶尔我们还会步入花鸟鱼虫的地盘儿。这边虽然在早市中占的比重不大,却是我最喜欢的部分。因为对于孩童来说,最好玩不过撸一把兔子的长耳朵,再对着玻璃缸里游弋的彩色小鱼凝视半天,流连忘返。

十点左右,我们带着一早上的收获满载而归,沉甸甸的塑料袋里装的是沉甸甸的喜悦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先后步入小学、中学,也因此渐渐失去了逛早市的时间与兴趣,但那些往事却依然珍藏在记忆里,历久弥新。

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容整洁的要求,小摊渐渐稀少,站在窗边看明晃晃的街灯映照下干净空旷的马路,似乎少了些人情味,多了些寂寥。多年来最怀念的要数人间烟火,如今我住在窗明几净的公寓,却想念过去听得见吆喝的小楼,就好比日后庸庸风雅把盏品茗,也不如夏日里那一碗绿豆汤来得清爽。

我时时盼望着看到旧时街道的夜空再漫起模糊的亮色,直铺到天边,那是我最爱的景色,是喧嚣人间,是万家灯火。待到夏花绽放绿意满园,我要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,重踏旧巷。文/孙惟肖